



深 宮 幽 情

纵走过崎岖情路

我们会在阳光下相拥

台湾 辛紫眉

深宫幽情

辛紫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小花朵系列

深宫幽情

(台湾)辛紫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1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六月的红花阁到天边，在大漠的草原上，男男女女都是骑射的好手。

伴随着一阵嗟嗟马蹄声，策马过来的是一个身穿鹅黄色镶银边绸缎衣裳的少女，她的头上戴着小皮帽，帽檐垂着串串璎珞，缀着珠饰的长发乌黑柔亮，粉嫩的脸庞像清晨初开的花朵一般娇柔艳丽。

少女勒住马，隐约看见草丛中有一只白色的鹿，她小心翼翼的从马背上下来，深恐吓跑了这只白鹿。白鹿忽隐忽现，她再往草丛深处走去，沙沙的树叶声惊动了白鹿，它忽然发出一声鸣叫，并且站立起来；而它的前蹄几乎踢到少女的脸上，她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跌坐在草地上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咻的一声，一支飞箭掠过少女的头顶，而受惊的白鹿像流星般从她的眼前飞奔而去。白鹿的腰部与臀部起伏成优美的线条，转眼就消失在草原间。

少女站起身来，还有些发怔，而这只白鹿离开她视

深 宫 幽 情

线的那一刹那回头瞥了她一眼，那眼神似乎诉说着一种语言，是友善的、期待再相见的感觉吧！

这时，少女的身后有一个脚步声，快速的走了过来。

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一个年轻的男性声音自她背后传来。

她转过头，几乎以为刚才那只白鹿化成了眼前这个一身白衣的翩翩美男子。

男子手里握着弓，见到她时，也被她的美丽给吸引住。

他们深深的望着对方的眼睛，最后玉儿先回过神来。“你把我的鹿吓跑了！”

“就是要它跑，不然会被这条蛇缠住。”他往前跨了一步，从地上拔起箭，上面射穿了一只胳膊粗的大蛇。

这蛇还没断气，忽然间扭动起来，玉儿见状尖叫着连退了几步，男子将蛇抛出去，瞬间又开弓射了一箭，只见大蛇被飞箭带到远远的树干上，成为秃鹰的大餐。

玉儿对这白衣男子的箭法简直是叹为观止，她以蒙古格格那种骄傲的语气说：

“功夫不错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多尔袞。”他不忘问她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是玉格格。”玉儿回道。

“玉格格？那莽古思王爷是你的……”

“是我爷爷。”玉儿打量着他，“你不像科尔沁这地方的人。”

“好眼力。”多尔袞笑了笑，“我是跟我八哥皇太极来迎亲的。”

玉儿恍然地点头。她听说叶赫和建州两个部落不约而同的都向她的姑姑凤凰求亲，因为这两方的势力都十分强大，而且还是仇敌，使得她的祖父莽古思分外为难，最后只好由她姑姑凤凰自己作决定，而姑姑选择嫁给建州的八阿哥皇太极。

一般来说，兄弟之间都会有几分神似，玉儿打量着多尔袞，他的身材瘦高、浓眉大眼、轮廓又深，正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，相信姑姑要嫁的那位“姑丈”应该也是个英俊潇洒的人物吧！

玉儿和多尔袞在草原上聊了几句，不一会儿，玉儿的奶娘秦嬷嬷找了来，略带埋怨的说：“格格，大家都为凤凰出阁的事忙着，您就乖乖待在家里不行吗？”

玉儿噘起嘴，“你没看见我正在招待建州来的这位阿哥吗？”

多尔袞闻言一脸错愕。招待？他怎么一点也没感觉自己正被一位格格招待着呢？

小
花
乐
系
列

对于新郎馆的弟弟，秦嬷嬷当然是礼遇有加，不便扫了贵客的雅兴。

“十四阿哥，晚宴在天一黑就开始，您……”

“您什么？”玉儿打断秦嬷嬷的话，“多尔袞说要我带他去打猎，你先得去啊！说不定晚上我们还猎一只野猪给你们加菜呢！”

秦嬷嬷无奈的摇摇头，“你这么贪玩，当心福晋会不高兴。”

“我不是贪玩。”玉儿一副正经八百的模样。“我是忙着招待贵宾，懂吗？”

秦嬷嬷就这么被玉儿打发了回去。

秦嬷嬷走后，多尔袞抗议的叫了一声：“唉，干嘛把我拖下水？”

玉儿俏皮的笑了笑，“这就叫客随主便！”

“你还是自己请便吧！”

多尔袞对她的狡辩简直不敢领教，况且今天是他八哥皇太极迎亲的日子，实在不宜给人多添麻烦，因此他转身要走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玉儿跟了上来。

“回去。”

玉儿忽然扯住他的袖子，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说道：

“时间还早，再往前走一点有个湖，咱们一起去湖边走

走，好吗？”

多尔袞看看天色，已是彩霞满天，说明了该是回家的时候了。

玉儿见他面有难色，不得不低声下气的哀求他：“要不是我姑姑要嫁给你八哥，他们都忙得晕头转向，平时我根本连一个人出来玩玩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多尔袞怪道。

“骗你干嘛？”玉儿大方地挽着多尔袞的手臂，一边朝湖边走去，“从我爷爷到我阿玛、额娘、哥哥、姊姊都说我的年纪还小，不可以到草原上打猎、不可以到湖边玩水、不可以这样、不可以那样，你说，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吗？”

多尔袞看了玉儿一眼，点点头，故意很慎重地道：

“听你这么说，我倒觉得这世上除了你，每个人都很不幸。”

玉儿睨了他一眼，这个人怎么搞的？一点怜香惜玉都不懂，算起来她可是蒙古的第一美女啊！哪个男人见了她不是神魂颠倒的。

她停下脚步，板着脸。“算我自讨没趣。”

多尔袞噗啼一声的笑了出来，“你生气了啊？”

“谁敢对建州来的阿哥生气？”玉儿吸着嘴迳自往湖畔走去。

多尔袞觉得自己挺无辜，刚才两人还聊得好好的，怎么她一下子就翻脸了？仙跨步跟了过去，问：“湖里有没有鱼？”

玉儿忽然又一脸兴致盎然。“你会抓鱼？”

多尔袞摇摇头，“我只是想试试你还肯不肯跟我说话。”

玉儿先是一愣，然后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；长久以来，她一直是众人宠爱的小格格，可是却没有年纪相仿，能够作伴、谈心，甚至斗嘴的对象，今天与多尔袞有的相遇，对她而言，无疑是极特殊的一个机缘……

☆

☆

☆

当天幕完全暗沉下来时，科尔沁的大草原上升起了熊熊的营火。莽古思领着*族人热烈的为从建州来迎亲的皇太极等人举行盛大的晚宴。

为了表示隆重之意，莽古思特地摆出了全羊席来款待贵宾，这乃是蒙古人最曹富也最讲究的传统筵席，席上的菜如凤眼珍珠、水晶明肚、酿麒麟顶、鹿茸凤穴、御展龙肝、八仙过海等，都冠以吉祥如意的美名，其间的烹调技法更是复杂多变，就连玉儿都不曾见过如此丰盛的大宴。

玉儿侧过头对坐在身边的姊姊彩虹说道：“姑姑出

嫁有这么大的排场，以后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也这么照着办？”

“那得看我们嫁到哪儿、嫁给谁。”彩虹说着，眼睛深情款款的盯着前方。

玉儿顺着彩虹的目光望去，而皇太极正好也向她们这边瞧了过来。这位浓眉大眼的新姑丈对她们和善的笑了笑，彩虹的脸颊立刻泛起红霞。

玉儿见状神秘兮兮地道：“姐，他在对你笑耶！”

彩虹低下头，掩饰不自在的表情。“多嘴！吃你的东西吧！”

这时，两人的哥哥吴克善提议让精于歌舞的彩虹、玉儿两姊妹为大家来一段即兴表演，众人立刻鼓掌起哄，闹着要她们姊妹出来。

带着几分酒意的莽古思大声说道：“彩虹、玉儿，凤姑姑就要嫁给建州四贝勒爷了，你们应该献首歌舞给姑姑、姑丈啊！”他拿起一具马头琴，弹了几个音。

众人的欢呼声如雷，玉儿笑了笑，携着彩虹的手，大方的走到场子中央。

莽古思朗声笑道：“彩虹善歌、玉儿善舞，你们两姊妹就为大家来一首‘宜尔哈姑娘’吧！”

这是一首轻快而优美的草原情歌。莽古思亲自为

深 宫 幽 情

这对如花似玉的孙女儿伴奏，牧羊人们也以短笛、琵琶、羊皮鼓加入合奏，所有的人都随声唱和、鼓掌击节；彩虹唱着草原情歌，玉儿则在热闹的气氛中婆娑起舞。

在贵宾席上的多尔袞简直看呆了，月光下，玉儿随着音乐回旋、跳跃的舞姿，美得像精灵。或许，她真是个谪仙，因为触犯了仙界天条而被贬到人间来的，否则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美丽绝伦的女子？

然而为玉儿容颜惊艳的男人不止多尔袞一人，就连前来迎娶凤凰的皇太极都对玉儿发出了赞叹之声，然因即将过门的妻子正坐在身边，因此地笑着对多尔袞道：

“十四弟，我知道你的眼光向来极高，但这位玉格格，你该没得挑剔了吧？”

多尔袞一下子被说中了心事，脸上显得有些不自在，赶紧笑着对皇太极新过门的妻子说：“原来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个个都有沉鱼落雁之姿。”

“多谢十四爷的夸奖。”凤凰敬了多尔袞一杯香醇的酒。

其实多尔袞的话一点也没错，放眼望去，众女子里，凤凰雍容华贵，彩虹楚楚可人，至于玉儿，要形容她可就得套古人所说的话：有如月之神、有如秋水之

姿。

多尔袞的目光不经意与玉儿交会在一起，那真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震撼，他从来都不知道，自己会为一个初相识的女子心神荡漾……

当然今日的男女主角仍是皇太极和凤凰，谁也不会注意到多尔袞和玉儿正在彼此的心中燃起爱情的火苗。

☆

☆

☆

盛宴结束后的草原又恢复了宁静，夜已深沉。

一轮明月正挂在黑绒似的天幕上，当太阳再次升起，皇太极就要迎娶凤凰回到建州。多尔袞望着停放在帐篷外的嫁车，明日，他就要领着随从们护送八哥与嫂嫂返乡，他多希望能在科尔沁多待一阵子。玉儿不是说过，平常她是没有机会到草原上打猎的，如果他能多停留几天，一定天天陪她骑着马四处游玩。

“不好了，快来人、快来人！”

多用袞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求救声给打断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时，皇太极也从营帐里钻了出来，他问：

“外面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不清楚，去看看。”

多尔袞提了刀，和皇太极一起奔了出去。

深宫幽情

到了莽古思的帐棚外，只见一群骑着黑骆驼的人呼啸而去，人喊马嘶，眼前一片混乱。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皇太极和多尔袞看见地上横躺着伤兵残将，都愣住了。

这时，吴克善从一个营帐里奔了出来，正要跃上马，却被皇太极拦了下来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玉儿被劫走了。”吴克善喘着气说。

“我去追！”多尔袞只说了一句话，便上了马立刻追了过去。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留在原地的皇太极面色凝重。

“是叶赫的德尔格勒，他求亲未遂，居然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来抢亲。”

“凤凰没事吧？”皇太极心悬娇妻。

“凤凰姑姑没事，因为他们掳错人，竟然把玉儿给抓走了。”吴克善一脸担忧。“我额娘和彩虹都受到惊吓，现在营里一团乱，真是对不住。”

“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说这话太见外了。”皇太极说完便进营帐里探视情况。

而凤凰也赶来安抚福晋和彩虹的情绪。

莽古思和儿子赛桑愁眉不展的来回走动。

皇太极安慰他们：“多尔袞十分机伶，他一定会把

玉儿带回来的。”

“没想到德尔格勒会使出这么卑劣的手段！”凤凰低声的嘟哝着。

皇太极默然不语，因为德尔格勒是他额娘的内侄，算起来，两人有着亲戚关系，因此他也不便多说什么，只盼多尔袞尽快把玉儿给救回来，别让好好一桩喜事闹成了一场争战。

☆

☆

☆

多尔袞策马狂奔，不多久便追上了叶赫部的骆驼队。

“把玉格格放下来，否则我让你们暴尸大漠！”多尔袞朝着骆驼队大叫。

玉儿被德尔格勒绑在骆驼背上，听见多尔袞的声音，她又惊又喜，拔尖了嗓子叫着多尔袞的名字。

多尔袞听见玉儿的声音，整个心都翻腾了起来，他从马背上跃起，一个纵身挡在骆驼队前面。

德尔格勒大吃一惊，赶紧拉住了缰绳，大声喝道：“滚开！”

“把玉格格放下来。”多尔袞拧着眉头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德尔格勒粗声粗气的问。

“建州，十四阿哥多尔袞。”

深 宫 幽 情

“又是建州！”德尔格勒从骆驼上跳下来；整个骆驼队立刻把多尔袞团团围住。

德尔格勒气急败坏的站到多尔袞面前，愤怒的说：“明明是我先向莽古思提亲，要娶凤凰做我的妻子，你们建州为什么偏偏要和我抢呢？”

“凤凰选择我八哥，你要不服气，我们大可正大光明的来一场决斗，像你这样趁黑劫走玉格格，真是太无耻了！”

德尔格勒闻言，诧异地问：“她不是凤凰？”

“我叫玉儿，我跟你说过八百遍了，你这个土匪，难怪我姑姑不肯嫁给你。”

玉儿边骂边挣扎，但骆驼因为被她踢了一脚竟发足狂奔。这巨大的坐骑发起狂来比马还要狂野，根本没人拦得住。

多尔袞心急地跳上自己的马，急忙追赶过去。

玉儿在狂奔的骆驼上又哭又叫，天知道这匹牲畜要往哪里去，多尔袞不是要来救她吗？该不会追丢了吧？“多尔袞、多尔袞，快来救我、快来救我啊！”

捆在玉儿身上的绳子已有点松了，她从骆驼的背上一寸一寸的往下滑，她两手紧紧抓着骆驼身上又粗又刺的长毛，一转眼的工夫，她的身体已经挂在骆驼的腹部旁了，再往下掉，她一定会被那四个大脚蹄给踩死，她

可是蒙古第一大美女啊！死的时候要是满脸都是骆驼的脚印，那……，

“骆驼大爷，求你停下来，我快不行了！”

“玉儿，撑着，别动啊！”多尔袞总算赶了上来，他从自己的马背上侧身跳到骆驼的身上，并拉起缰绳控制住它。

终于，玉儿被多尔袞从骆驼的背上给救了下来。

玉儿又哭又笑，“幸亏你来了，我已经吓坏啦！”

多尔袞激动的搂着玉儿，深深的吐了一口气。“一听说你被人劫走，我一刻也不敢耽搁。”他又把玉儿仔细的端详了一遍，担心的问：“受伤没有？”

让多尔袞这么一问，玉儿才发现自己的两只手都磨破了，殷红的血丝正从肌肤里沁了出来。

“很痛吧？”多尔袞赶忙掏出随身携带的金创药替玉儿敷在伤口上。

玉儿忍不住疼痛的喊了出来。

“忍着点，一下就不疼了。”多尔袞安抚她。

擦完药后，玉儿对着满天星斗叹了一口气。“平常嫌日子太无聊，今天却又太刺激了一点。”

多尔袞无可奈何的笑了笑。之洵种刺激还是不要为妙。”

玉儿睨了多尔袞一眼，“如果刚才不是骆驼跑了，

你会怎么把我救出来？”

多尔袞耸耸肩，“以武力解决吧！”

“可是他们的人多。”

“我汗王努尔哈赤，当年也只靠十三副遗甲，起兵统一了建州女真；所以他们人多也未必济事。”多尔袞向来以父亲为做，一心盼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父亲那样征战沙场，创下辉煌的战绩。

“如果刚才被劫走的不是我，而是我凤凰姑姑或彩虹姊姊，那你会来吗？”

多尔袞顿了一下，露出别有深意的笑容。“你到底想问什么？”

玉儿没回答，只是别过头去。他是在装傻吗？居然还不知道她想问什么！

多尔袞的心怦怦的跳着，但仍掩饰着说：“回去吧！大家一定很着急。”

他小心翼翼的把玉儿扶上马背。两人共乘一骑往回程走，不多久便遇见吴克善与前来支援的人马。

“玉儿！”吴克善惊喜的望着妹妹与多尔袞。“你们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玉儿回答后便问起族人的情况。

“有四贝勒在那里帮忙，我想没问题的。”吴克善见玉儿安然无恙也安心了。“大家都挂心你们俩，咱们